

讲演|资讯

◀ (上接13版)

间冲突不断,但在这段时间她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在她的撮合之下,她的弟弟菲利浦于1523年娶了“大胡子”格奥尔格的女儿克里斯汀(Christine),这使得两个王室家族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并能更为有效地抵御外敌。

宗教改革的思想如潮水一般席卷了包括黑森在内的整个德国。菲利浦和伊丽莎白,以及家庭中的另一些成员开始转向新信仰。然而,“大胡子”格奥尔格公爵仍忠于天主教信仰,他禁止伊丽莎白在宫中接触任何有关新教的东西。伊丽莎白不遵从公公的这项禁令,她曾在一封信中写到:“假如我畏惧人多于畏惧上帝,那么,在我良心深处我将永远不能被称为有福。”

1537年,伊丽莎白的丈夫约翰去世,经过一番斗争,伊丽莎白终于获得罗利茨领地的所

成果,同时,这些文章本身也是宗教改革史上珍贵的宝藏。

1531年,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ischer Bund)建立。这一联盟由宗教改革的倡导者发起,旨在反抗信仰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初,莫里茨——那个与伊丽莎白关系亲密的侄子——也属于这一联盟,而伊丽莎白本人也于1538年加入该联盟,她当时是这一联盟中唯一的女性成员。然而,在1539年“大胡子”格奥尔格死后,她的侄子莫里茨加入了信仰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阵营。

最初,伊丽莎白试图在冲突双方间斡旋。她警告双方,如果冲突继续下去,那将导致战争。然而在那时,两派间的矛盾已不断激化,这是因为冲突的背后实则隐藏着双方对政治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而当一切外交手段都不再起作用,战争已不可避免之际,伊丽莎白开始暗

了一场以伊丽莎白为主题的展览。她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捍卫者、政治家、外交家、间谍,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社会变革时期的绘画、偶像与艺术形象表现

宗教改革期间,维腾堡的知名艺术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der Ältere,约1472—1553)将自己的工作室改造成改革运动的“公关中心”。那里安置的印刷设备印制出大量宣扬改革思想的传单和评论文章。人们从维腾堡出发,将宗教改革的讯息带往各地。

除了文字之外,绘画也成为人们表达新思想的重要工具:当时流传的一些绘画作品展示了人的形象的改变以及从中反映出的人们对男性女性社

绘画作品中,而其中的许多作品都将画面定格在犹滴持着剑,提着荷罗浮尼人头的形象,她仿佛在说:“即便敌人是男人,我也能战胜他。”

女性形象变得越发强势,使人们对婚姻以及通奸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按照过去的法律——也就是依照圣经制定的律例——通奸是项死罪。而在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地区,这条法律被废除。这种变化也反映在绘画作品上,例如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表现耶稣与行淫时被抓妇人的故事的画作中,女性形象已从男权社会的附属物转变为独立而自信的、能够代表自身性别的鲜活个体。这些画作中的女性不再作为消极被动的角色构成耶稣的对立面,而是与耶稣以及绘画的观察者形成一种互动关系。男性形象也随之改变,例如许多画作都把耶稣描绘成一名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男子,他关心妇女,爱护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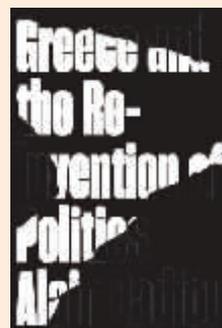
女性觉醒并从幕后走向前台发生于宗教改革运动前期,但这一过程并未持续很久。不久,一种新的、市民阶层的理想已婚女性形象开始出现,并迅速流行起来。我们曾提到,在社会变革时期会出现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而在这一阶段,这种“活动空间”重新关闭。因而在我们这一时期的一些画作中看到,就在女性进入公共生活领域这一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大约30年之后,女性的社会角色发生了逆转,她们被迫从公共领域的前台退居于幕后。她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社会公共领域发挥作用,而是不得不留在家中,恭顺地服从于自己的丈夫,把自身才华埋没于家庭琐事当中。所以在这些画中,我们看到妇女们屈服于繁重家务,而她们的丈夫则在外经营着产业。例如在一幅1525年诞生的画作中,画家使用一种讽喻的手法表现了当时的典范女性形象:画中一名“合乎理俗”的家庭主妇被按上了马腿,这样她便能疾行千里。她目光警觉,侧耳倾听来自上帝的话语,而她的嘴被一把锁锁上,腰腹以下则被一条蛇缠绕。

而到了18世纪,在把马丁·路德一家表现为典范牧师家庭的画作中,曾经精力充沛、聪明能干的卡塔琳娜·冯·博拉被刻画成一名谨守妇道的牧师的妻子。在自己丈夫光辉形象的照耀下,她谦卑恭顺而苍白无力,安守于自己在家庭及教会中的职分。

(作者为柏林艺术大学博士。本文为作者今年3月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歌德学院所作讲座的讲稿节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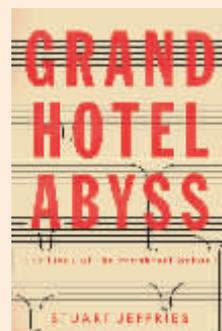
Verso 出版社

秋季新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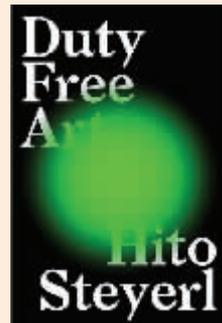
《希腊与政治的重新发明》(阿兰·巴迪欧,法国哲学家,英译/David Broder)

当世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分析激进左翼联盟为何失败。



《大饭店的深渊:法兰克福学派群像》(斯图亚特·杰弗里斯,《卫报》专栏作家)

本书描绘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包括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等的人生及求知历程,并指出为何在今天他们依然重要。



《免税艺术:地球内战时代的艺术》(希托·施泰尔,制片人、作家)

本书探讨了数字全球化时代里艺术的功用,即我们如何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欣赏艺术,乃至自己创造艺术。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肖像》(小卢卡斯·克拉纳赫,1550,现藏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



《取下荷罗浮尼首级的犹滴》(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约1530年,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有权。在她取得的领地之中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小宫殿坐落于穆尔德河畔。伊丽莎白决定在这里践行她的宗教改革理想:她依据宗教改革运动的要求,命人开展了第一批新教布道会,并举行了兼领圣体(面饼)与圣血(葡萄酒)的圣餐礼。从那时起,新教神职人员被准许结婚,而信徒则被允许自由选择改信新教或是继续坚守天主教信仰,甚至连犹太人也允许保持自己的信仰。这种极具现代性的宗教自由模式在那个时代非常罕见。当时通常的做法是某地的统治者会要求其属地的所有人信仰与自己相同的教派。伊丽莎白还扩建了罗利茨宫,并妥善地对其经营管理。在她的统治下,罗利茨公爵领地重新焕发生机。伊丽莎白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大量文章见证了宗教改革在这一地区的丰硕

地向新教一方传递情报,甚至还为此专门开发了一套密码文字并雇佣了密探。然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最终在军事冲突中败下阵来。1547年,罗利茨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队攻陷。

罗利茨沦陷后,伊丽莎白逃往卡塞尔。他的侄子莫里茨指控她谋反,自己则进驻罗利茨。两年后,伊丽莎白虽然重新获得她的领地,但却再也无法返回那里。她也曾试图在黑森的宫廷里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但最终失败,而她的对手则将她遣送至施马尔卡尔登。1556年,伊丽莎白罹患重病,并于一年后去世,葬于马尔堡的圣伊丽莎白教堂。

在尘封了数百年之后,伊丽莎白撰写的大量文章于最近重新公诸于世。作为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预备活动,罗利茨宫于2014年举办

会地位、性别角色和职能等问题的态度变化;而另一些则反映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的担忧。和文字材料一样,绘画也被用于教化目的,例如一些绘画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正派的男人或女人,其正确而得体的言行举止应当是怎样的。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电影和宣传片一样,这些绘画作品也反映了那时人们对女性觉醒的期待与担忧。那一时期的一些绘画作品仍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或圣经故事,但却在其中加入了很多当时流行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女性的觉醒促使许多作品开始力求展现女性强势的一面。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表现以色列女英雄犹滴的题材。据记载,犹滴利用“女性的武器”引诱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麾下统帅荷罗浮尼,并用一把剑取下他的首级。这一题材出现在16世纪的很多